

昔阳同志介绍学大寨经验

湖南人民出版社

昔阳同志介绍学大寨经验

本社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0册

统一书号：3109·333 定价：0.22元

毛主席语录

农业学大寨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编者的话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山西省昔阳县通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短短的几年中建成了大寨式的县。《人民日报》一九七〇年发表《农业学大寨》的重要社论，指出：“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在毛主席、党中央伟大号召鼓舞下，我省各地学大寨、赶昔阳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距离毛主席、党中央的要求还很远，与大寨、昔阳比较，与兄弟省市比较，差距还很大。为了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共湖南省委在一九七三年两次邀请大寨、昔阳的同志，来湖南指导帮助工作：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六月，陈永贵同志派了大寨公社的王彬兰、赵二苟、张长明、李万选、李保元和梁书亭等六位同志，来湖南长期工作；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派了昔阳县革委会副主任王金籽、洪水公社党委书记张斌、白羊峪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殿俊、皋落大队党总支书记赵恩祥同志，同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郭凤莲、宋立英同志一道，在湖南省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上传经送宝。大寨、昔阳的这些同志来湖南后，

热情地介绍了大寨、昔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批林整风，促进农业大干快上的宝贵经验。为了使各地干部、群众更好地学习这些经验，我们继编印《大寨同志介绍大寨经验》之后，又出版了这本书，介绍昔阳学大寨的经验。

昔阳的经验证明，学大寨的过程，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过程。学大寨，一定要抓根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离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就学不好大寨。湖南的学大寨运动，也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发展的。学大寨与反大寨的斗争始终存在。凡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都反对学大寨。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妄图拔掉大寨这面红旗，林彪一伙使尽手段迫害大寨的同志，林彪在湖南的代理人也疯狂反对学大寨。学大寨与反大寨的斗争，就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学大寨，提高到搞马列主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批林整风为纲，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才能把学大寨运动搞好。

一九七四年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第十年，是党中央要求赶昔阳的第四年。形势逼人。让我们乘十大强劲的东风，认真学习大寨、昔阳的宝贵经验，进一步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把全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

目 录

昔阳是怎样建设大寨式县的

.....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常委王金籽(1)
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大寨公社是怎样学大寨的

.....昔阳县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王彬兰(24)

学大寨 学根本

.....昔阳县大寨公社厚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张长明(67)

面貌变不变 关键在路线

.....昔阳县大寨公社南墙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二苟(77)

狠抓路线教育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昔阳县洪水公社党委书记张斌(92)

一颗红心两只手 白羊山上绘新图

.....昔阳县白羊峪公社白羊峪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殿俊(100)

狠批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建设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昔阳县皋落公社皋落大队党总支书记赵恩祥(108)

昔阳是怎样建设大寨式县的

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常委 王金籽
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把昔阳建成大寨式县，这个任务是一九六七年二月提出来的。七年来，全县人民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横下一条心，坚持学大寨，抓斗，抓批，抓大干，大搞群众运动，比较快地改变了落后的生产条件，改变了昔阳的旧面貌，出现了人变、地变、山河变、产量变的好形势，基本上做到了正常年景大增产，一般灾年小增产，特大灾年少减产或不减产。七年来，粮食总产量翻了两番，总收入翻了一番半。

昔阳县是个山连山、沟连沟的地方，总面积一千八百平方公里，海拔九百至一千七百米。全县二十个公社，二十万零九千七百多人，三十九万八千八百九十九亩地。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生产条件是有变化的，产量也逐步有所增长，到一九五八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了亿斤关。一九六一年，刘少奇刮起了一股“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分光吃尽的修正主义黑风，把一些人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结果，集体生产遭到破坏，滩地冲，坡地荒。一九六六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多。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陈永贵同志的带动

下，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开展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七年时间里，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有哪些变化呢？集中起来讲：

第一是自然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是惹不起的河，不敢动的山，现在有的河根治了，有的山搬掉了。在五条川、三千条沟里，打起了总长一千三百多华里的大石坝，砌了四十七华里长的涵洞，修起了一百五十多座水库，还劈开了三十多座山，新造了五万二千亩地，扩大了六万一千七百多亩水浇地。这七年扩大的水浇地等于解放前水浇地总面积的三十七倍，等于文化大革命前二十二年水浇地面积的九倍。二坡地过去是“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土冲光”的“三跑田”，现在有十七万亩建成了保水、保肥、保土的“大寨田”。全县“大寨田”的总数达到三十二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

第二是农业生产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得到了较好的贯彻。粮食产量：一九六六年是八千万斤，一九七一年，上升到二亿三千六百万斤，遇到特大自然灾害的一九七三年，仍可达到二亿斤以上。昔阳从一九四五年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二十二年间，粮食产量只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一。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七年，粮食总产量就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一亿六千万斤，翻了两番，到一九七一年，全县亩产六百四十一斤，过了“黄河”，四个公社七十个大队过了“长江”，二十个大队超过了千斤。一九七二年是大灾年，全县的降雨量只达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由于旱灾严重，产量比一九七一年下降了，但仍然比一九六六年增产百分之七十三。

一九七三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现在看来很可能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

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其他经济作物也有了发展。例如，过去昔阳油料作物很少，现在种植面积达到三千多亩，总产量达到九十二万八千斤。过去根本没有种过棉花，现在也发展到六百五十四亩，总产量达到五万二千多斤。林、牧、副、渔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北方农业会议以来，全县造林十八万亩，等于北方农业会议前三年全县造林总面积的四倍半。过去昔阳县是不养鱼的，一九七二年鱼产量达到五万多斤。全县农、林、牧、副、渔总收入，一九六六年是一千四百二十四万元，一九七一年上升到三千五百三十一万元，一九七三年预计农、林、牧、副、渔的总收入在四千万元左右。

第三，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的粮食情况也变化了。一九六六年，全县向国家交售粮食一千三百八十八万斤，吃了七百多万斤返销粮，实际售粮只有六百八十八万斤，每人平均三十四斤半。一九七一年，全县向国家交售粮食八千万斤，等于一九六六年的总产量，每人平均售粮四百斤。一九七二年是个大灾年，全县人民发扬了大寨大队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精神，还向国家交售了三千零六十三万斤粮食。七年来，不仅向国家交售粮食逐年增多，社员口粮逐年提高，集体储备也逐年增加。一九六六年，我们没有集体储备粮，到一九七二年年年底，全县的储备粮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斤。同时，全县百分之七十的社员也有了存粮。

第四，集体经济和社员的生活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全县

四百一十一个大队的公积金，一九六六年只有六十七万七千元，平均每个队一千六百元。一九六九年三百一十三万元，每个队平均七千六百元，一九七一年四百六十多万元，每个队平均一万一千元。全县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还相应地进行了新住宅的建设。社员从集体得到的收入也逐年增加。一九六六年，全县农村人口平均收入是四十七点五元，一九六九年上升到八十一元八角，一九七一年又上升到九十七元，就连大灾的一九七二年，社员的收入仍然达到七十八元。解放前，昔阳县富裕中农全年每人平均收入是五十到六十元，现在全县人民的平均收入大大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了。

第五，为农业服务的县、社工业大大地发展了。文化大革命前，昔阳的地方工业是一张白纸，现在化肥厂、水泥厂、炼铁厂、农机厂、电机厂都建起来了。工业的发展，给农业的机械化提供了条件。现在，通电的大队已经达到二百八十个。拖拉机和各种动力机械逐年增多。农副产品加工和场上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第六，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几年，生产上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但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变化是人，是人的思想。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七年学大寨的斗争实践，使广大农民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今天的昔阳农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绝对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坚定地相信集体经济力量大于小农经济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这样深入

人心，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坚定。

总之，经过七年学大寨，改造了山，改造了河，改造了土，改造了沟，改造了水，更重要的是教育改造了人，不管阶级敌人怎样攻击和污蔑，不管修正主义分子怎样反对和中伤，也不管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怎样大惊小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大寨道路，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昔阳县学大寨，建设大寨式的县，我们已经干了七年，这路子究竟怎样走过来的呢？

第一，不停顿地开展革命大批判

我们深深体会到，学大寨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问题，而是一个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问题。不批判修正主义，不批判资本主义，不批判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学不了大寨。

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是一九六四年发出的，但是，到一九六六年，昔阳还学不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有资本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有人公开规定“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地方可以学大寨”，有人在昔阳提倡“一分麦，二分菜”，提倡“产量包到户，荒滩分到户，牲畜放到户”，劳力可以外出。社会上有些被资本主义思想迷了心窍的人，也叫喊什么“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修正主义路线支持了资本主义妖风，弄得人心七股八岔，怎样学好大寨呢？一九六七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针对这个情况，发动全县人

民，抓住修正主义路线批，抓住资本主义倾向批。这场大批判搞得声势浩大，气势磅礴，席卷全县，批得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臭不可闻，使广大群众扬眉吐气，使大寨精神到处开花。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界都公社的西固壁大队原来是坏人掌权，不学大寨反大寨，搞资本主义迷了心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三年中，产量越来越低，社员口粮越来越少。一九六七年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坏人，调整了领导班子，可是没想到，新领导班子上任办的头一件事，就是用坏马换了人家一头好骡子，然后拉到市场上卖了一千多元。这能学成大寨吗？当然不能。公社党委抓住这件事，组织全公社的干部批判了西固壁大队的资本主义倾向。这一下才教育了西固壁的干部，把心收到学大寨上，西固壁才从“老、大、难”变成了劈开寨岭山，打坝造地大增产的先进单位。

全县学大寨，到一九七〇年北方农业会议以后，搞得更轰轰烈烈了，群众的劲头也更大。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吹起了一股冷风，说昔阳学大寨是“刮起了共产风”。有人怕犯错误，不敢大干了。昔阳的学大寨运动遇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但是，我们县委在陈永贵同志带领下，不是撤退，而是挺起腰杆进行斗争，发动群众，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展开了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通过大批判分清了路线和方向，原来四千人的专业队扩大到八千人，原来不敢干的水峪水库工程、杨家坡水库工程、引漳入松工程上了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一九七一年，全县干了七百九十多项工程，一九七二年干了一千二百七十八项工程，一九七三年干了一千八百八十二项工程。

我们搞革命大批判是紧密联系实际进行的。什么东西反对、破坏、妨害学大寨，我们就批什么，而且一定要批出个结果来，推动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发展。没有这样的胆量和气魄，学大寨就是一句空话。

十大以后，我们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开展批林整风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高潮。有人说，现在，昔阳争地、争肥、争劳力的问题解决了，自由市场没人跑了，丢了农业搞副业的偏向也纠正了，资本主义倾向不是问题了。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陈永贵同志在两个大队的调查证明，在最近几年间，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事情仍然不少。这种损公肥己的事情，损害了集体经济，影响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妨碍了学大寨运动。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就向全县各级党组织提出认真学习十大文件，深入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坚决纠正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不良倾向，发展大好形势。放手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掀起了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对资本主义倾向的大批判。县委常委带头批，带头查，带头改，党员带头批，带头查，带头改，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的高潮，大大推动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仅使秋收、秋耕工作做得比往年更快更好，而且在秋收刚刚全面展开的时候，百分之三十的劳力就开上了农田水利建设的工地，比往年提前了一个多月。

第二，排除一切干扰，发动群众大干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

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这是一条被实践充分证明了真理。昔阳学大寨，建设大寨式的县，干了七年，搞了七年群众运动，而且是越搞越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搞群众运动，打坝治河、开沟造地也搞群众运动，大办水利搞群众运动，科学种田也搞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真是好得很！全县二十万人民都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前人不干的事，群众起来干了，而且干得很好，前人不干的事，群众起来也干了，干得也很好。一九六七年，县革委会提出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计划，有人发愁，有人害怕，说：“五条大川，三千条沟，那年那月才能重新安排好？”但是，群众运动一起来，一股劲干了七年，五条川治了，三千条沟治了，全县仅仅有七万多个全半劳力，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投了四千五百九十七万个工，平均每年投工六百五十六万个，平均每个劳力一年投工九十五个。一九七二年，我们昔阳县遇到了近百年罕见的大旱，许多老年人都着了慌。他们念叨的是光绪三年、一九二〇年的大旱，担心过不了大旱关。但是，全县人民学大寨，不怕天，不怕旱，“斗”字当头，“干”字当头。从五月干到九月，全县八万多人出勤，不光浇苗保苗，还完成了九百七十七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新发展了九千三百亩水浇地。一九七三年春天，从一九七二年延续下来的大旱，把土地干了两尺来深。但是，依靠群众大打人民战争，人担人抬人提水，千里百担一亩苗，整整干了两个月，种了二十二万亩玉米。一九七

三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之年，获得从来没有见过的好收成，靠什么？也是靠群众运动，靠群众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

七年学大寨，大搞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过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实践中解决了这些问题。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穷干还是富干？一九六六年，当我们发动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时候，有的干部提出了许多条件，什么资金不够啦，口粮水平不高啦，总之一句话，他们认为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只能有钱有粮才能发动起来。县委认为，这种吃饱了再干、有了钱再干的想法，实际上是一部分干部不敢革命，不愿艰苦奋斗的思想反映。因此，我们对这种富干穷不干的思想，开展了有力的批判。使干部认识到，富干穷不干，不是无产阶级闹革命的思想。学大寨，就要用大寨精神干，就要用当年八路军吃炒面、吞野菜打敌人的精神干。批判了只能富干不能穷干的少爷思想，各级党委对学大寨运动的领导加强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也赶上去了。瓦邱公社的联中峪大队一九六六年的基础很不好，但是由于大队党支部坚持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充分发动了群众，自力更生，苦干实干，一个冬天就垒了二千六百米石坝，打了一千二百丈土坝，建设了二千七百亩大寨田。第二个问题是：靠群众还是靠国家？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推行“国家出钱，农民种田”的修正主义路线，既害了干部，也害了群众。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四年中，国家给昔阳投资一百二十多万元，还给了农田基本建设补助粮二百万斤，结果是，国家出了钱，群众流了汗，工程没拿下，生产

没有变。一九六七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有的干部还是两眼瞧国家，一心想支援，“等着看，哪时给了哪时干”。我们坚决批判了这种伸手派思想，大张旗鼓地贯彻大寨所坚持的自力更生原则，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坚持“四自一不”，即自己勘测，自己设计，自筹资金，自己施工，不向上伸手，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七年来，我们总共搞了六千六百多项工程，其中包括一百五十五个水库，一百九十个高灌站，一百一十九处截流工程，二百三十五公里渠道，六百五十公里大坝和一大批水井、水池、旱井、旱池，安装了三百四十多公里管道，二千零四十四台排灌机械。所有这些工程，如果按过去的办法干，国家至少要投资七千六百五十一万元。可是当群众发动起来后，所需资金基本上是靠社队自行解决的，国家的投资还不到百分之十。一九七三年，县里办了水峪水库、杨家坡水库和引漳入松等三个大工程。起初，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说，需要投资七百万到九百万元，把一些干部吓住了，准备先要投资后动工。县委拒绝了这个建议，发动群众献计献策，依靠群众办，结果只用三百万元，就可以建成。实践证明，能不能自力更生建设大寨式的县，关键在于县委相信不相信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第三个问题是：坐在家里指挥，还是到第一线和群众一起实干？这几年，昔阳县的干部爱说这么几句话：“建设大寨县，干部带头干”，“要大干，干部带头干”。但是，开始时，不完全是这样，昔阳从合作化时期就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多数干部是愿意到第一线实干的，但是也有少数人一说劳动就皱眉，一说苦干就害怕。当县委提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一、二、三”制度（就是县级干部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天以上，公社干部劳动二百天以上，大队、生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以上）的时候，有的同志抵触情绪很大。我们又发动群众坚决批判了这种害怕实干的思想，教育了广大干部，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干部参加劳动的重要性，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认识参加劳动的迫切性。县级机关实行了三分之二的干部下乡，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机关工作的制度，同时，发动县、社、队三级领导的一把手带头劳动，使广大干部养成了一种参加劳动的好习惯。七年来，不论大工程、小工程，也不论与地斗，还是同天斗，我们的干部总是挺身而出，干在最前头，干在最难处。界都河工程是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带着队伍干的，县办的三大工程，也是县委的领导成员带着队伍干的。抗旱，干部和群众一起担水，治沟，干部和社员一起抬石头。我们深深体会到，干部动嘴，群众动手，干部看，社员干，这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作风，是资产阶级老爷的作风，这种作风是不能领导好群众运动的。学大寨，干部带，要大干，干部带头干，这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作风。用这种作风来领导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才能一浪推一浪。第四个问题是：出了问题怎么办？搞群众运动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这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非主流的问题，出了问题，有的人站在一边指责埋怨，有的人要收兵不干。我们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教育干部要尽量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但出了问题也不要怕。正确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一九六